

梦华汴洛

风
雨
中
原

历史散文丛书

原焘 刘玉洁○主编 谢善骁○著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大河书库工程』项目之一

中国发展出版社

梦华汴洛



历史散文中书
原焘 刘玉洁 主编 谢善晓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华汴洛 / 谢善骁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9

(风雨中原历史散文丛书)

ISBN 978 - 7 - 80234 - 250 - 7

I. 梦… II. 谢… III. ①名胜古迹 - 简介 - 河南省 ②历史事件 - 河南省 IV. K928. 706. 1 K29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688 号

书 名: 梦华汴洛

著作责任者: 谢善骁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250 - 7/K · 5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9. 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2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drcpub@126.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序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 伍绍祖

地处九州之中，胸怀千里黄河，加上名山巨川，物华天宝，中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古代神州大地处于一马当先、独领风骚的地位，成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

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华夏有识之士早早就形成了“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的共识，从而也促进中州历史的早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诸多王朝都城都会落脚于河南，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帝王霸主都企图逐鹿中原、问鼎汴洛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大朝的帝王——商汤王成汤、周武王姬发、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有一个死后被追尊为魏武帝的曹操，都是以中州为基地夺取江山而君临天下的。殷商以来，先后有二十个朝代建都或迁都在河南，从而二十八次使国都落于河南。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一省独占其四：商代第一都郑州、殷商大都安阳、千载帝都洛阳和七朝京都开封。四大古都前后相继，薪火千年，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挺立潮头，盛极一时。四大古都和河南其他古都群，可以构筑一座地球上罕见的最古老、辉煌和珍贵的古都历史博物馆。

然而河南的光荣又何止于此，它所蕴涵的深层文明也许更令人惊叹不已。中国古代以洛河地区为中心形成的河洛文化，继之以殷商文化和周易文化，使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传承。河洛文化跨越了悠久的历史长河，记载了中原地区的沧桑变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闽台和客家传统文化的祖根。

在推动和发展河洛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中州历史人物中，既有身经百战、万夫不敌的纠纠武夫，更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灿灿名士。他们无不以一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呼唤文明、创造艺术、提高民族素质、推



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如同一块块高大而不朽的丰碑，竖立在中州原野上，竖立的历史大道上，竖立在横贯中原的母亲河——黄河的两岸。

为促进海峡两岸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辉煌悠久的河洛和华夏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实践我会关于“弘扬黄河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进步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宗旨，我会副会长谢善骅站在河洛文化的基石上，追溯商周，回眸汉唐，重返汴洛，缅想李杜，酝酿和创作了我会“大河书库”的又一部图书——历史散文《风雨中原》（上下集）。

由《大河雄风》和《梦华汴洛》组成的《风雨中原》，是一部以河南名胜古迹为背景，以生于斯、居于斯或长眠于斯的千古风流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散文。本书熔情、景、史、诗于一炉，在展现中州名城、描摹大河上下春景秋色的同时，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再塑了三十余位历代人杰的不朽形象。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散文，翱翔于历史星空之际，与景仰已久的先贤邂逅相识，进行心灵的对话，从而激发爱我乡土、爱我中原、爱我中华的热情。



梦华汴洛（代前言）

—

岁月不居，流光无情。黄河边上两座悠悠高龄的名都开封和洛阳，曾经作为中华号龙舟上的船老大，轮番地指挥着满载我们民族先人的庞然大舸，驶过了千余年的历史长河。然而，没想到发生在1127年的那一次令人不堪回首的“靖康之难”，却使时称东京和西京的两座名都一起改变了命运，从此它们就陷于战乱和水患的折磨之中，逐渐梦华销尽，最终不无遗憾地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靖康之难”，对于北宋末代皇帝徽宗、钦宗父子来说，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突发事件，其实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必然结果。赵宋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在治国和卫国的事业上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窝囊，然而在骄奢淫逸方面却是一代胜于一代。当徽宗在位时，北宋王朝已处于积弱积贫到极点的垂亡前夕，而东京城却依然是一座“花光满路”、“箫鼓喧空”、“雕车竞驻”、“宝马争驰”的不夜城。这种弥散于空气中的迷魂剂，不仅迷惑了高高在上的昏君，而且也欺骗了不知底细的百姓。每当末代皇帝陷于纸醉金迷的深渊而不知险情时，王朝的大厦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坍塌了，历代各朝都有这样的例证。曾几何时，徽宗、钦宗父子懵懵懂懂地成了金兵的阶下囚，东京失陷，北宋告亡，宋室子弟在临安（今杭州）另行建立了一个南宋朝廷。

历史的惩罚终于落到了北宋昏君的头上，父子俩在享尽了人间穷奢



极欲的生活之后，开始在异国品尝牛马猪狗的屈辱滋味，这叫做罪有应得，活该！然而他们的昏庸无能，却让汴、洛二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座当时在中国或许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这一耻辱过程的宋臣曾觐，怀着凄楚的黍离之感和悲切的亡国之痛，写下了一首《金人捧露盘》词：

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正御沟、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到如今、余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但寒烟、满目飞蓬。雕栏玉砌，空锁三十六离宫。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

“记神京，繁华地”，汴、洛二京都曾经有过千年的风光和气派。九朝古都洛阳，早在公元前 770 年的东周，就开写了一部都城史的篇章，其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之后）、隋（炀帝）、唐（武周）、后梁及后唐相继定都于此。从东周到后唐的九个朝代中，七十个皇帝走过了洛阳的历史舞台，前后共计九百三十九年。七朝都会开封，自公元前 364 年魏惠王迁都于此以后，先后成为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的国都，都城的经历也长达数百年。

古都洛阳在历史上最辉煌的两个时期，一是汉魏，二在隋唐。隋唐时期的洛阳城规模之宏伟、宫殿之华丽和街市之繁华，使同时代的其他一流都会都显得黯然失色。当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陈后主，被隋兵从号称江南帝王州的建业（今南京）掳至洛阳时，不禁大开眼界，甚至在囚禁中情不自禁地勃发诗兴，写下五首《洛阳道》诗，其中第四首云：

百尺瞰金埒，九衢通玉堂。
柳花尘里暗，槐色露中光。
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
向夕风烟晚，金羁满洛阳。

将陈后主掳到身边的隋炀帝杨广，自然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胜利者。胜利者的歌吟中带着狂笑，与囚徒陈后主相比，在杨广《东宫春》中的洛阳，自有一股傲气：

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
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宛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千年万岁阳春曲。

洛阳当年的辉煌大概由此可见一斑，而且这种辉煌基本上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洛阳，一直走到北宋。到了金代，洛阳虽然还保留了一个中京的名誉，但无情战火已将旧都宫阙破坏殆尽，洛阳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在此后的元、明、清三朝，洛阳走着无法停步的下坡路，由都治变为府治，又由府治降为县治。明代时一位诗人周叙来到洛阳，看到这座九朝古都“绿野堂湮”、“天津桥废”的凄凉景象，感叹不已，吟下一首《洛阳怀古》：

春风吊古洛城边，一望川原思渺然。

绿野堂湮空宿燕，天津桥废不闻鹃。

成周故国塞烟外，汴宋诸陵夕照前。

独有涧瀍流水在，沧波东去自年年。

与洛阳的平稳发展有所不同的是，开封自战国时期至北宋王朝，发展过程呈现了一个明显的马鞍形。在以开封为都会的七个朝代中，有两个名声颇佳的小国，一是战国时期魏（梁）惠王在位时的魏国，另一个是五代时郭威及其继承人柴荣统治下的后周。魏（梁）惠王敞开国门，招贤纳士，使魏国一时群英荟萃，曾在当时战国七雄中独领风骚，时称大梁的开封也成为十分繁盛的大都市。然而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王嬴政引黄河水淹大梁，使古都顿成废墟，从此开封沉寂了八百年之久。隋朝建国，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位于汴河（运河的一段）之畔的开封成了最先受惠之地，又经唐朝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城市，开封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此，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其二）》一诗中，以独到的见解提出隋炀帝开凿运河之举功莫大焉：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唐亡之后的五代时期，开封虽逢新一轮动荡，但五代中最后一朝后周的国君郭威、柴荣治国有方，国泰民安的局面得以迅速形成，使饱尝战乱之苦的开封绝处逢生。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不费吹灰之力地摘了两代明君辛苦栽培的桃子，老天爷又给了开封百余年和平安

定的环境，加上北宋的帝王个个豪奢无度，代代大兴土木，使这座宋都变得空前壮丽和繁华。

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当北宋君臣尽情地陶醉于美酒靓女时，满眼所见是浪花般跳跃的音符，满耳所闻是松风般轰响的颂歌。忘乎所以的时日，既不会在意狂风的怒号，也不会留神雷电的警告。当一种倾向铺天盖地而至并成为绝对优势时，就可能把另一种倾向掩盖得严严实实，以至于使风流皇帝徽宗产生错觉，走进误区，演出了一幕可卑而又可悲的“靖康之耻”。

二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古都开封和洛阳虽然挥手作别了昔日的云彩，然而它们所拥有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瑰宝，却非后来居上的众多豪华都会所能望其项背的。

洛阳的文化精粹所在，既有以仰韶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又有作为它辉煌时代象征的五大古城遗址——夏代二里头都城、商代亳城、周代王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东都城。还有一处珍贵的文物蕴藏之地，就是在邙山之上以历代皇陵为核心的万余座古代墓葬。邙山坐落在洛阳北郊，其峰不峻，其貌不扬。然而这一片平淡无奇之地，竟是古来的藏龙卧虎之处。据说从商周以来邙山就被视为临近都城的理想风水宝地，在千余年中，众多或煊赫一时、或彪炳千古的帝王将相先后落葬于此。他们的碑陵遍布邙山，形成了史诗般的深厚沉淀。

遍布于中国都野山川的碑陵，从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也许是一种愚昧和迷信，然而谁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份宝贵和独特的中华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默默地站立着的墓碑，以其峨冠博带的形象，与背靠着的龙骧虎步的帝陵和名冢，共同塑造了古代中国这个巨大的金身。镌刻于墓碑上的墓志铭，记叙了一个个先人的生平及他们走过的短暂人生，也仿佛向后人讲述着发生于当年的一件件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铃印于历史浮土中或深或浅的点点足迹，尽管人为地掺杂了虚假的成分，或者甚至涂抹了误导的色彩，然而由这一串串、一组组足迹形成的路，毕竟还是记



录了一个朦胧的过去。

邙山碑陵文化的开篇出自东周帝王。东周在洛阳建都五百多年，历经二十五代帝王，死后均葬于洛阳，其中始葬邙山的是第十二代的景王。随后魂归邙山的是东汉诸帝，山上相继出现了光武帝的原陵、明帝的显节陵、章帝的敬陵、和帝的慎陵、安帝的恭陵和灵帝的文陵。在邙山第三批落户的帝王是西晋五帝。北魏南迁之后，又有两个皇帝进入邙山：孝文帝死后葬于长陵，宣武帝葬于景陵。

在这些堂而皇之地坐落在邙山上的帝王陵墓之间，还有两处窝窝囊囊的墓冢，在里面葬着两个亡国之君。南北朝时期的陈后主陈叔宝，因荒淫无道而导致城破国亡。亡国后被隋军押至洛阳，囚禁十五年后病死，成为人所不齿的罪人而葬于邙山。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是个真正的才子和十足的庸君。他在成了宋朝的阶下囚后的三年屈辱的生活中，经历了巨大而痛苦的磨难，终因思念旧臣和怀念故国，写下了一曲流传千古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为宋太宗所不容，于四十二岁生日时被赐酒毒死，也在邙山埋下了孱弱之身和悔恨之魂。

虽然李煜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成了宋帝股掌之间的囚徒，活得个鸡犬不如，然而死后他的名气却大得很，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落户邙山的帝王，连杀死他的宋太宗恐怕也心中有数，自叹弗如。李煜的名气当然不是由于他的帝业，而是他留下的优美词篇，他的一些词文之美，着实令后人赞叹不已。像许多原不应称孤道寡的庸才偏偏登上帝位一样，李煜也错误地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正如后人所评：“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苦君王。”历史的错位是如此频繁地出现，留给后人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无法弥补的痛心史和遗恨事。

长眠于邙山的名人中，还有不少先秦和两汉时代德高望重的将相，其中如商汤名相伊尹、西汉政论家和文学家贾谊、东汉名将班超等，都把这里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地。特别是一个后来高居秦国相位的商人，那个在“奇货可居”的子楚（秦始皇之父）身上作政治投资而大捞了一把的吕不韦，也把死后的安乐窝放到了邙山。

然而在邙山之外，在位于洛阳市南郊八公里处的关林镇，却昂然挺立着一座宫殿式建筑群——“关林”。关林是埋葬三国时期蜀将关羽首



级的地方，“武圣”关羽则是中华美德“忠、勇、仁、义”之楷模。关羽的千古英名早已穿透了历史时空，关林也如同“孤篇盖全唐”的诗篇《春江花月夜》那样，使埋葬了多少帝王将相的邙山也显得黯然失色。

自洛阳向东延伸至离开封百余公里的巩义境内，就是北邙山。北邙山出现了另一番宋室天下的风光，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处恢宏壮观的北宋七帝八陵。在巍巍宋陵、漠漠茔地中，安葬着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等北宋七帝，加上太祖赵匡胤的父母，通称“七帝八陵”，连同后妃皇亲的墓冢，共计有千座之多。宋室帝王的鬼魂麇集一起，八世同堂，昏君们的腐尸所发出的气味，仿佛凝聚成一团阴霾，把个好端端的陵山也污染成了一座“昏山”。这些炎黄的不肖子孙，又有何德何能将生前的享受和排场延续到死后呢？但是历史老人的昏头昏脑，作出了一错再错的决定，让后人又怎能讨回公道。

在贫弱不断累积的北宋王朝，却出了不少著名的将相大臣，这些人是支撑宋室使之得以绵延一百五十年的中流砥柱。宰相赵普、吕蒙正、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名臣包拯，名将杨业、杨延昭、狄青、宗泽等一批文武大臣，都曾在开封这一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度过了峥嵘岁月。不知是皇帝的诏令呢还是本人的意愿，他们中的多半如赵普、寇准、范仲淹、包拯，杨业、狄青等，都将自己的归宿地放到了宋陵。这些北宋功臣和名将的入盟，多少给宋陵带来了一点光彩。

不管墓室的主人是什么人，从遥远的古代留存至今的皇陵名冢，都是华夏文化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太多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都成了帝后的陪葬品，于是虎从风生，盗随墓至，巨大的财富诱惑，使嗅到铜臭味的盗墓贼如野狗般地从四方麇至，肆无忌惮地挖掘和破坏宝贵的民族遗产。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不断地风闻盗墓和盗卖文物的案件，而且竟然出现了警盗勾结和国内外联手的大规模明目张胆的盗墓行为，令每一个炎黄子孙深感痛惜，却又万般无奈。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在洛阳市北郊邙山冢头村，盖起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洛阳古墓博物馆，此举或许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然而在那财欲之水任意淹没道德之山的商海中，终究难以做到一劳永逸。

生前帝王至尊，死后皇家豪奢，历代皇帝的生死循环状况，大抵如



是。不过偶而也会出现令人称奇的例外，后周的两代帝王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就是在开封的历代王朝中，首先（大概也是最后）开薄葬之风的特例。郭威及其认做儿子的内侄柴荣，均出身于社会下层，长期的军旅生活和流动生涯，使他们对世情和民心多了几分了解。当郭威以篡权的方式夺取了后汉的政权并建立后周后，在积极革弊鼎新、扶农抚民的同时，更大力倡导节俭，并且身体力行，带头付诸实施。他在临终前叮嘱柴荣，陵内不筑地下宫殿，陵前不置石人、石兽，仅“立一石记之”。他的薄葬行为，被誉为历代帝王中“除禹而外，天下一人”，据传中国第一帝王夏禹，是古代帝后薄葬的典范。继位的柴荣也仿效郭威，坚持薄葬。

可惜的是，后周的两位国君在位的时间太短了，加起来甚至还不到十年，特别是才能非凡的柴荣，病故于三十九岁的盛年之时。如今，郭威的高陵和柴荣的庆陵，一起坐落在开封西八十六公里处的新郑郭店。千余年过去了，这期间不知多少皇陵被盗，多少地宫遭劫，然而任凭时光的星移斗转，哪怕人事的风流云散，这两座皇陵却始终朴朴素素，一如既往，安安稳稳，别来无恙。两位帝王以薄葬的行动保护了自己，也以清廉的口碑留驻于史册。

三

千百年的都城史，是洛阳和开封悠长生命中的核心。历代帝王在这里留下的大量瑰宝，不管是冢迹还是佛迹，不管是碑陵还是寺窟，诚然都是为了一己之需，却又带来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一代代地为汴、洛的古文化续谱着篇篇新章。愚蠢而贪婪的帝王们，既带不走死后的奢华，更带不走生前的烜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地下的或是地上的，最终都将物归原主，交还给他们的真正主人：洛阳和开封。

曾经在洛阳生活过的七十代帝王后妃，除留下了大量以碑陵文化为主题的冢迹外，还留下了许多曾寄托他们生前梦想的以寺窟艺术为特点的佛迹。洛阳有两处堪称中华文化艺术瑰宝的佛门胜地，一是中国三大佛雕之一的龙门石窟，另一是号称“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



从494年起由北魏孝文帝始凿的龙门石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及北宋诸朝的大规模营造，天造地设，神工鬼斧，使龙门成了一个佛的世界，仙的天堂。特别在北魏和唐代，龙门石窟曾是皇室造像最集中的地方，保存至今的洞窟，如北魏的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唐代的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等，任一处都是独出心裁，别有洞天。洞窟内的佛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而其中被称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杰作和奇观的，是奉先寺中的主佛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为龙门众石佛之最，是武则天在即帝位之前以皇后的身份捐资营造的。梵语“卢舍那”之意为光明普照，是佛的报身像。武后对此佛情有独钟，慷慨解囊，显然是为了配合她当女皇之愿。这尊仿武后形象按“佛非男非女，亦男亦女”之说塑造的中年女佛，庄严雄伟，睿智慈祥，而一丝含蓄且又神秘的微笑，使前往礼拜的信徒感到可敬而又可亲，令人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名画中蒙娜丽莎，但是当西方的蒙娜丽莎开始露出神秘微笑的时候，东方的卢舍那已经含笑阅世了千年之久。

历代帝王不惜搜刮民脂民膏来凿窟造像，意在使自己成佛升天，千古不泯，而对于武后来说，更另有一种尽在不言之中的阴谋。因此这样的造佛运动，即使给后人留下了艺术瑰宝，但终究算不得政绩善举吧！清代诗人汪楫在观赏龙门石窟之后，从在龙门凿窟造佛的帝后想到在同一地点凿山疏流的大禹，深感当年为了治理黄河而领导人民开凿伊阙的大禹，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英雄，在这位人民世代崇奉的伟人面前，那些帝后显得何等渺小。他有感而发，写下《伊阙》一诗：

山石曾经线溜穿，休论是凿是天然。

东部定合开双阙，伊水应来汇百川。

佛坐断崖云汨汨，风回深洞鼓渊渊。

雕镂费尽皇宫力，只恐难同禹迹传。

在夺权的斗争中，武则天又做了另一大佛事，为她能名正言顺地即位称帝而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这次的佛事是下诏修葺白马寺，武则天的内宠薛怀玉成为这座殿阁峥嵘、宝塔高耸、长林古木、肃然幽静的“祖庭”、“释源”主持。在她的密诏下，薛怀玉等杜撰《大玄经》，扬言



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当为天下主。不久武则天就面南登基，当上了女皇。她在称帝后公开打击道教，大力倡导佛事，从而使佛教走到了顶峰，为她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白马寺也因此盛极一时。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在安史之乱中遭到洗劫，又被唐肃宗请来镇压叛乱的回纥军纵火焚烧，使白马寺在瞬间变为一片狼藉，这座中国伽蓝之首座、中国佛教史册之卷首的宝刹也顿时变得一片寂寞。曾以一曲《枫桥夜泊》而使寒山寺夜半钟声回响千年的唐诗人张继，面对眼前残破和冷落的白马寺，实在无力让这座“第一古刹”在他的笔下生花，他只能吟下一首充满伤感的《宿白马寺》诗：

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

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羈思浓。

与洛阳相比，开封的家业别有一种特色。这里不仅有佛寺——佛教古刹相国寺，也有道观——道教圣地延庆观。这里没有石窟，却有两座古塔：一座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塔”的千年铁塔，这是一座铁褐色的琉璃砖塔；另一座汴城最古老的繁塔，是在遭雷击毁坏后的塔基上重建的。本来在古老而辽阔的中国，塔也普通，寺也平常，如果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就引不起人们的游兴。不过开封的古塔名寺，却非庸庸之辈，不仅由于它们的悠久和独特，还由于它们以美丽的故事和传说，编织了神奇和梦幻。

位于开封市中心的相国寺，是一座早已名冠天下的古刹胜地。读一读元人陈孚笔下的《登相国寺资圣阁》诗，就不难想见相国寺的庄严雄伟：

大相国寺天下雄，天梯飘渺凌虚空。

三千歌吹灯火上，五百纓纓烟云中。

洛汭已淹西坠日，汉津空送南飞鸿。

栏干倚遍忽归去，飒飒两鬓生秋风。

相国寺内有两件宝：一件是一尊用白果（银杏）树雕刻的四面观音，被称为“千手千眼佛”，这尊佛像是为纪念传说中为抗敌救国而献身的一位公主。第二件是在《水浒传》中有声有色地叙述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垂杨柳已被拔走——或许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而没有留



下金身形象的花和尚鲁智深，却成为无形之宝而长存寺中。

作为七朝古都，开封还幸运地保留了皇宫故址龙亭。开封市西北的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御苑的一部分。耸立在高台上的龙亭大殿，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依稀显示着当年大宋皇宫的威严和崇高。虽然真正的宋朝宫殿早已毁坏，但这座在清康熙年间新建的龙亭（万寿亭），仍足以令人体味到当年帝王君临天下的威仪。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领袖康有为曾登临龙亭，“俯仰古今，感喟山河”，留题《登龙亭》一诗：

远观高寒俯汴州，繁台铁塔与云浮。

万家无树无宫阙，但有黄河滚滚流。

四

汉魏文章，唐诗宋词——黄河在汴洛催生的千古诗文，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不朽瑰宝。才子名媛，诗文典故——史诗在古都演绎的文坛佳话，也为“龙的传人”戴上了灿烂光环。

当你双手推开汴洛的大门时，一处处扑面而来的唐宋遗址：三贤同游、“琵琶”长眠、梧叶题诗、程门立雪……会让你尽饱眼福，大长见识；当你一步迈进古都的门槛时，一段段汉魏佳话：文姬归汉、洛阳纸贵、洛河遇神、啸台抒怀、江郎才尽……更使你百听不厌，陶醉其中。

名城和名士总是相互依存和彼此促进的。历史名城是灵感的源泉，文化沙漠决非文人骚客理想的栖身之地；而文人骚客又成了名城的光环，没有文人骚客的城市，即使再繁华，也会显得贫乏和空虚。汉魏以降，洛阳和开封凭借地处中原、身为古都的天时地利优势，又加上有黄河提供的有利条件，将一代代、一批批天下名士，都召唤和吸引到了自己的怀中。到了唐、宋之际，运河的开凿为四方文人的往来聚散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使汴、洛二城更有成为文化交流中心的条件。这种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的盛况，至少延续到北宋末年。

随着诗人、词客的纷至沓来，唐诗、宋词迅速在这两座古都翻起了阵阵波浪。文人们先后或多次来到汴京和洛城，或酒逢知己，或访友不遇，或异乡思亲，或长亭惜别，一段段人生经历，都在他们的笔下化作



了篇篇诗文：

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

（唐·孟浩然《洛中访袁拾遗不遇》）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唐·张籍《秋思》）

唐天宝三年（744年），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的李白，自长安东行，途经洛阳。繁华喧嚣的都市景象，在这位豪放豁达的诗人看来，统统不过是过眼云烟，然而洛阳静夜中一曲凄清婉转的笛音，却勾起了他的一片乡思，情不自禁地吟下了一首七绝名诗《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就在洛阳小住期间，李白遇见了寄居于此的杜甫，两位诗人相见恨晚，遂决定结伴而行，同游汴州。在抵达汴州后，他们又与正在闯荡江湖、到此客游的落拓才子高适不期而遇，于是开始了一段“三贤游汴梁”的故事。在路途漫长而舟楫难行的当时，三位大诗人即使事先相约都难以聚到一起，而如今却是鬼使神差地让他们邂逅汴州，真可谓绝无仅有的巧事，难怪后人将此次相聚比作太阳、地球和月亮走到一条线上了。

仕途失意的三才子同游梁宋，共同沉醉于这短暂的珍贵人生，也暂时忘却了身世坎坷和世态炎凉。他们泛蓬池，吟汴水，访夷门，吊信陵，登吹台，赋梁园，在怀古论今、把酒吟咏的同时，把一腔诗兴和一片敬意献给了汴州，又将这座古城融入于各自的记忆。三位大诗人的游赏和歌吟，使古吹台又添几分诗意，使夷门道更增几重豪情。尽管诗人们在汴州同游期间受到的启发和激励，并未能使自身的命运有多少改变，但他们的隐忧和志向，却是永远留驻在中原大地上了。

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周邦彦在朝廷供职时，因和名妓李师师相好而得罪了宋徽宗，被押出都门。李师师置酒送别时，周邦彦写了一首著名的《兰陵王·柳阴直》词，诉说自己离开京华时的心情。此时他虽然已倦游京华，却还留恋着那走不了的情人，回想和她来往的

旧事，恋恋不舍地乘船离去：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名士的诗，使人联想到名城的花。每逢秋风萧瑟、万木凋零之际，菊花就在开封街巷傲霜怒绽，独展风骚。“九月秋菊傲霜红，十里香风动菊城”，展示了古都傲睨自若、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形象。而洛阳牡丹则早就以其端庄富丽的仪态和雍容华贵的神韵，征服了古今文人，欢娱着古城父老。唐代洛阳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一诗中，对名花牡丹作了热烈的吟颂：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据传牡丹是在唐代从京都长安“发配”到洛阳的。祸事起于女皇武天在饮酒赏雪之际心血来潮，诏令百花违反时令开放，而百花之王牡丹冒死抗旨，拒不开花，致使被贬谪洛阳。谁知牡丹一到洛阳，竟昂首怒放，使女皇怒不可遏，下令对之火烧。然而牡丹愈烧愈艳，更显出她唯有国色天香、却无奴颜媚骨的品格。高洁的名花，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李白、杜甫和高适，联想起一代代走过汴、洛的那些清风亮节的名士。

不败的花朵，不朽的诗文，伴随着两座不衰的古城和一个不屈的民族，历尽艰辛，备尝创伤，走过从前，走过历史。从北宋亡国至今，时间已经流过了八百多年。在这八百年中，苦难和屈辱的里程太长，而安定和强盛的岁月却实在太短了。尽管如此，名花从未凋败，诗文也依然不辍，汴、洛古都昂昂不动，中华民族巍巍屹立。

今天，绚丽的花朵，锦绣的诗文，伴随着两座正在重铸辉煌的古都，伴随着一个正在振兴中华的民族，意气风发、昂首阔步地走向未来。兴致冲冲，步履匆匆，它们正在大步流星地奋力追赶，追赶一个现代化的背影。

